

種百一事故

蘇秦相六國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857.61
119.3
1/2



蘇秦相六國

話說蘇秦字季子，乃戰國時候洛陽人，與魏人張儀同從鬼

谷子學遊說，學了三年，便各辭師下山。

蘇秦同至洛陽，家中

老母在堂，一兄二弟，兄已先亡，惟寡嫂在，二弟

乃蘇代蘇厲也。一別數年，

今日重會，闔家歡喜，自不必說。過了數日，蘇秦欲出遊列國，乃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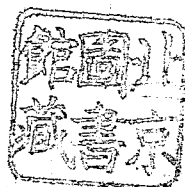
於父母，變賣家財，爲資身之費；母嫂及妻皆竭力止之曰：「季子

蘇秦相六國



蘇秦

808349



不治耕稼，乃思以口舌博富貴，棄現成之業，圖未獲之利。他日生計無聊，豈可悔乎？」蘇代蘇厲亦曰：「兄如善於遊說之術，何不就說周王？在本鄉亦可成名，何必遠出？」蘇秦被一家阻當，乃求見周顯王，說以自強之術。王留之館舍，左右皆素知蘇秦出於農家，疑其言空疎無用，不肯在顯王前保舉。蘇秦在館舍羈留歲餘，不能討個進身，於是發憤回家，盡破其產，得黃金百鎰，做黑貂裘爲衣，治車馬僕從，遍遊列國。訪求山川地形，人民風土，盡得天下利害之詳；如此數年，未有所遇。聞衛鞅封商君，甚得秦孝公之心，乃西至咸陽，而孝公已薨，商君亦死。乃求見惠文王，惠文王召秦至殿，問曰：「先生不遠千里而來敝國，有何教誨？」蘇秦奏曰：「臣聞大王求諸侯割地，意者欲安坐而并天下乎？」惠文王曰：「

然。』秦曰：『大王東有關河，西有漢中，南有巴蜀，北有胡貉，此四塞之國也。以大王之賢，人民之衆，臣請獻謀效力，并諸侯，吞周室，稱帝而一天下，易如反掌。豈有安坐而能成事者乎？』惠文王初殺商鞅，心惡遊說之士，乃辭曰：『孤聞：『毛羽不成，不能高飛。』先生所言，孤有志未逮，更俟數年，兵力稍足，然後議之。』蘇秦乃退。復將古三王五霸攻戰而得天下之術，彙成一書——凡十餘萬言——次日，獻上秦王；秦王雖然留覽，絕無用蘇秦之意。再謁秦相公孫衍，衍忌其才，不爲引進。

蘇秦留秦歲餘，黃金百鎰，俱已用盡，黑貂之裘亦敝壞；計無所出，乃賣其車馬僕從，作爲路資，肩挑行李，徒步而歸。父母見其狼狽，罵之；妻方織布，見秦來不肯下機相見。秦餓甚，向嫂求一飯；

嫂辭以無柴，不肯爲炊。

秦不覺下淚，嘆曰：『一身貧賤，妻不以我爲夫，嫂不以我爲

叔，母不以我爲子，皆我之罪也！

』於是檢點書箱，得太公陰符

一篇，忽悟曰：『鬼谷先生曾言：

「若遊說失意，只須熟玩此書，

自有進益。」』乃閉戶探討，務

窮其奧，晝夜不息；夜倦欲睡，則

引錐自刺其股，血流至足。既於

陰符有悟，然後將列國形勢，細

細揣摩。如此一年，天下大勢如在掌中；乃自慰曰：『我有學如此，



以說人主，豈不能出其金玉錦繡，取卿相之位乎？」遂謂其弟代
厲曰：「吾學已成，取富貴如拾芥，弟可助吾行資出說列國。倘有
出身之日，必當相引。」又以陰符爲弟講解，代與厲亦有省悟，乃

各出黃金以助其行。



秦辭父母妻嫂，欲再往

秦國；心想：「當今七國之中，

惟秦最強，可以成功業，奈秦

王不肯收用！吾今再去，倘又

如前，何面目再歸鄉里？」乃

思一攢秦之策，名曰「合縱」，使六國齊心協力同盟拒秦，方可

自立。於是東投趙國。

時趙肅侯在位，其弟公子成爲相國，號奉陽君。蘇秦先說奉陽君，奉陽君不喜；秦乃離趙，北遊於燕，求見燕文公。左右莫爲通達，居住年餘，資用已盡，饑餓於旅舍；旅舍之人憐之，借與百錢。秦賴以濟。適值燕文公出遊，秦伏謁路旁；文公問其姓名，知是蘇秦。喜曰：「聞先生昔年以十萬言獻秦王，寡人心慕之，恨未得能讀先生之書；今先生幸惠教寡人，燕之幸也。」遂回車入朝，召秦入見，鞠躬請教。蘇秦奏曰：「大王列在戰國，地方二千里，兵甲數十萬，車六百乘，騎六千匹；然比於中原，曾未及半。乃耳不聞金戈鐵馬之聲，目不見覆車斬將之危，安居無事，大王亦知其故乎？」燕文公曰：「寡人不知也。」秦又曰：「燕所以不受兵禍者，以趙爲之蔽耳；大王不知結好於近趙，而反欲割地以媚遠秦，不愚甚耶？」

『燕文公曰：『然則如何？』秦對曰：『依臣愚見，不如與趙「合縱」親善，因而結連列國爲一，相與協力禦秦。此百世之安也。』

燕文公曰：『先生「合縱」以安燕，寡人所願；但恐諸侯不願「合縱」耳。』秦又曰：『臣雖不才，願面見趙侯，與定「合縱」之約。』

燕文公大喜。給以金帛路費，高車駟馬，使壯士送秦至趙。適奉陽君趙成已卒，趙肅侯聞燕國送客到來，遂降階而迎曰：『上客遠臨，何以教我？』蘇秦奏曰：『秦聞天下布衣賢士，莫不高賢



君之行義，皆願陳忠於君前。奈奉陽君妬才嫉能，是以遊士裹足而不進，卷舌而不言。今奉陽君去世，臣故敢貢其愚忠。臣聞：「保國莫如安民，安民莫如擇交。」當今山東之國，惟趙爲強，趙地方二千餘里，帶甲數十萬，車千乘，騎萬匹，秦之所最忌害者，莫如趙；然而不敢舉兵伐趙者，畏韓魏之襲其後也。故爲趙南蔽者，韓魏也；韓魏無名山大川之險，一日秦兵大出，蠶食二國，二國降，則禍及於趙矣。臣嘗考地圖，列國之地，過秦萬里，諸侯之兵，多秦十倍；假使六國合一，并力西向，何難破秦？今爲秦謀者，以秦恐嚇諸侯，必須割地求和。夫無故而割地，是自破也；破人與破於人，二者孰愈？依臣愚見，莫如約列國君臣會於洹水，交盟定誓，結爲兄弟，聯爲唇齒；秦攻一國，則五國共救之。如有敗盟背誓者，諸侯共伐之。

秦雖強暴，豈敢以孤國與六國爭勝負哉？』趙肅侯曰：『寡人少年，立國日淺，未聞良策；今上客欲結合諸侯以拒秦，寡人敢不從命。』乃佩以相印，賜以大屋，又以飾車百乘，黃金千鎰，白璧百雙，錦繡千匹，使爲縱約長。

蘇秦乃使人以百金往燕，償還旅舍人之百錢。正欲擇日起行，遍說韓魏諸國，忽趙肅侯召蘇秦入朝，有急事商議。蘇秦慌忙來見肅侯，肅侯曰：『適邊吏來報：』秦相國公孫衍出兵攻魏，擒其大將龍賈，斬首四萬五千；魏王割河北十城以求和。衍又欲移兵攻趙。』將若之何？』蘇秦聞言，暗暗吃驚：『秦兵若到趙，趙君必然亦效魏求和。』合縱之計不成矣！正是：『人急計生。』且答應過去，另作區處。乃故作安閒之態，拱手對曰：『臣料秦兵疲敝，

未能卽至趙國，萬一來，臣自有計退之。』肅侯曰：『先生且暫留敝邑，如秦兵果然不到，方可遠離寡人耳。』這句話，正中蘇秦之意，應諾而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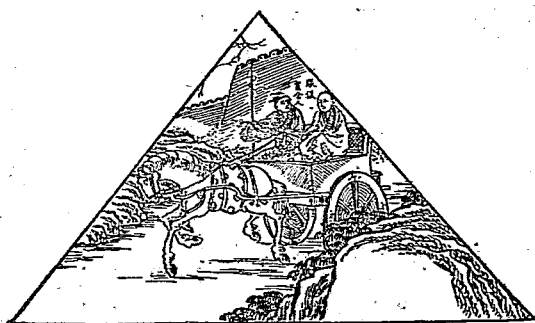
蘇秦回至府第，喚門下心腹，喚做畢成，至於密室，吩咐曰：『吾有同學，名曰張儀，字餘子，乃大梁人氏，我今給汝千金，汝可扮作商人，變姓名爲賈舍人，前往魏國，尋訪張儀。倘相見時，須如此如此……若到趙之日，又須如此如此……汝可小心在意。』賈舍人領命，連夜望大梁而行。

却說張儀在家，聞蘇秦說趙得意，正欲往訪，偶然出門，恰遇賈舍人停車於門外。問知從趙來，遂問：『蘇秦爲趙相國，果真否？』賈舍人曰：『先生何人？得無與吾相國有舊耶？何爲問之？』儀

告以同學兄弟之情。賈舍人曰：『若是，何不往遊？相國必當薦揚。

吾商事已畢，正欲還趙，如不嫌微賤，願與先生同行。』張儀欣然從之。既至趙郊，賈舍人曰：『寒家在郊外，只得暫別；城內各處俱有旅店安歇，遠客容小人過幾日相訪。』張儀辭賈舍人下車，進城安歇。

次日，帶了名片求謁蘇秦。秦預誠門下，不許通知。候至第五日，方得投進名片。秦辭以事繁，改日請會。儀又候數日，終不得見，怒欲去。地方店主人留之，曰：『子已投名片於相府，未見發落，萬一相國來召，



何以應之？雖一年半載，亦不敢放去也。」張儀悶甚，訪「賈舍人何在？」亦人無知之者。

過了數日，又投名片往辭相府，蘇秦傳命：「明日相見。」儀向店主人假借衣履停當，次日早晨往候，蘇秦預先排下威儀，闔其中門，命客從耳門而入。張儀欲登階，左右止之曰：「相國公謁未畢，客宜少待。」儀乃立於廡下，睨視堂前，官屬拜見者甚衆，已而稟事者又有多人。良久，日將過午，聞堂上呼曰：「客今何在？」左右曰：「相君召客。」儀整衣升階，只望蘇秦降坐相迎，誰知秦安坐不動，儀忍氣進揖，秦起立微舉手答之曰：「餘子別來無恙？」儀怒氣勃勃，竟不答言，左右稟進午餐，秦復曰：「公事忙碌，煩餘子久待，恐飢餓，且草率一飯，飯後有言。」命左右設坐於堂下，

秦自飯於堂上，珍羞滿案，儀前不過一肉一菜，粗糲之餐而已。張儀本待不吃，奈腹中飢甚——況店主人飯錢，先已欠下許多；只望今日見了蘇秦，便不肯薦用，也有些金資給發。不想如此光景，正是『在他矮簷下，誰敢不低頭？』出於無奈，只得含羞舉箸，遙望見蘇秦杯盤狼籍，以其餘肴分賞左右，比張儀所食，還盛許多。儀心中且羞且怒。食既畢，秦又傳言：『請客上堂。』張儀舉目觀看，秦仍舊高坐不起；張儀忍氣不過，走上幾步，大罵：『季子！我道你不忘故舊，遠來相投，何意辱我至此？同學之情何在？』蘇秦徐徐答曰：『以餘子之才，只道先我而際遇了，不期窮困如此！吾豈不能薦於趙侯，使子富貴；但恐子志衰才退，不能有爲，累我薦舉之人。』張儀曰：『大丈夫自能致富貴，豈賴汝薦乎！』秦曰：『你

既能自取富貴，何必來謁？念同學情分，助汝黃金一笏，請自方便！

『命左右以金授儀，儀一時性起，將金擲於地下，憤憤而出；蘇秦亦不挽留。』

儀回至旅店，只見自己鋪蓋俱已移出在外；儀問其故，店主人曰：『今日足下得見相君，必然殷勤款留，故移出耳。』張儀搖頭，口中只說：『可恨！可恨！』一面脫下衣履，交還店主人；店主人曰：『莫非不是同學，足下有些妄攀麼？』張儀扯住主人，將往日交情，及今日相待光景，備細述了一遍；店主人曰：『



相君雖然倨傲，但位尊權重，禮之當然。遂足下黃金一笏，亦是美情，足下收了此金，也可打發飯錢，剩些作歸途之費。何必辭之？」
張儀曰：「我一時使性，擲之於地，如今手無一錢，如之奈何？」

正說話間，只見前番那賈舍人走入店門，與張儀相見，道：「連日不曾問候，不知先生曾見過蘇相國否？」張儀將怒氣重復弔起，將手往店案上一拍，罵道：「這無情無義的賊，再莫提他！」
賈舍人曰：「先生出言太重，何故如此發怒？」店主入遂將相見之事代張儀敘述一遍：「今欠賬無還，又不能作歸計，好不愁悶！」
賈舍人曰：「當初原是小人攬掇先生來的，今日遇而不遇，却是小人帶累了先生，小人情願代先生償了欠賬，備下車馬，送先生回魏。先生意下如何？」
張儀曰：「我亦無顏返魏了，欲往秦國。」

一遊，恨無盤川。』賈舍人曰：『先生欲遊秦，莫非秦國還有同學兄弟麼？』張儀曰：『非也。當今七國中惟秦最強，秦之力可以困趙；我往秦，幸得用事，可報蘇秦之仇耳。』賈舍人曰：『先生若往他國，小人不致奉承；若往秦國，小人正欲往彼探親，依舊可與小人同行。彼此得伴，豈不美哉？』張儀大喜曰：『世間有此高義，足令蘇秦愧死！』遂與賈舍人爲八拜之交。

賈舍人替張儀算還店錢，見有車馬在門，二人同載，望西秦一路而行。路間爲張儀製衣裝，買僕從，凡儀所需要，不惜資財。及至秦國，又大出金帛賂秦惠文王左右，爲張儀延譽。時惠文王方悔失蘇秦，聞左右之薦，卽時召見，拜爲客卿，與之謀諸侯之事。賈舍人乃辭去。張儀垂淚曰：『從前吾貧困至甚，賴汝之力，得顯用。』

秦國方圖報德，何遂言去耶？賈舍人笑曰：「臣非能知君，知君者，乃蘇相國也！」張儀愕然良久，問曰：「汝以資財助我，何言蘇相國耶？」賈舍人曰：「相國方倡『合縱』之約，憂秦伐趙，敗其事，思可以得秦之柄者，非君不可。故先遣臣僞爲商人，招君至趙，又恐君安於小就，故意怠慢激怒君。君果有遊秦之意，相君乃大出金資付臣，吩咐：『恣君所用，必得秦柄而後已。』今君已用於秦，我卽歸報相君。」張儀嘆曰：「嗟乎！吾在季子術中，而吾不覺。吾不及季子遠矣，煩君多謝季子。」當季子之身，不敢言『伐趙』二字，以此報季子玉成之德也。」

賈舍人回報蘇秦，秦乃奏趙肅侯曰：「秦兵果不出矣！」於是拜辭往韓，見韓宣惠公曰：「韓地方九百餘里，帶甲數十萬，」

「然天下之強弓勁弩，皆從韓出。今大王事秦，秦必求割地爲贄，明年將又求之；夫韓地有限，而秦欲無窮，一割再割，則韓地盡矣。俗諺云：『寧爲雞口，勿爲牛後。』以大王之賢，挾強韓之兵，而有牛後之名，臣竊羞之！」宣惠公曰：『願以國聽於先生，如趙王約。』亦贈蘇秦黃金百鎰。蘇秦乃過魏，說魏惠王曰：『魏地方千里，然而人民之衆，車馬之多，無如魏者，於以抗秦有餘也；今乃聽羣臣之言，款割地而臣事秦，倘秦求無已，將若之何？大王誠能聽臣，六國「合縱」，并力制秦，可使求無秦患。臣今奉趙王之命，來此相約。』惠王曰：『寡人愚不肖，自取敗辱，今先生以長策下教寡人，敢不從命。』亦贈金帛一車。蘇秦又至齊國，說齊宣王曰：『臣聞臨淄之途，車轂擊，人肩摩，富盛天下莫比；乃西面而謀事秦，豈

不恥乎？且齊地去秦甚遠，秦兵必不能及齊，事秦何爲？臣願大王從趙約，六國親善，互相救援。』齊宣王曰：『謹受教。』蘇秦乃驅車向南，說楚威王曰：『楚地五千餘里，天下莫強秦之所患莫如楚——楚強則秦弱，秦強則楚弱——今列國之君，非「合縱」則「連橫」，夫「合縱」則諸侯將割地以事楚，「連橫」則楚將割地以事秦。此二策者，相去遠矣。』楚威王曰：『先生之言，楚之福也。』秦乃北行，回報趙肅侯，行過洛陽，諸侯各發使送之，儀仗旌旄，前遮後擁，車騎輜重，連接二十里不絕。威儀比於王者，一路官員，望塵下拜。

周顯王聞蘇秦將至，預使人掃除道路，設供帳於郊外以迎之。秦之老母，扶杖旁觀，嘖嘖驚嘆；二弟及妻嫂側目不敢仰視。俯

伏郊迎。蘇秦在車中謂其嫂曰：『嫂向不爲我炊，今何恭敬之甚也？』嫂曰：『季子位高而金多，不容不恭敬耳！』蘇秦喟然嘆曰：『世情看冷煖，人面逐高低。』吾今日乃知富貴之不可少矣！』於是，以車載其親屬，同歸故里，起建大宅，聚族而居，散千金以贍宗黨。

蘇秦住家數日，乃發車往趙。趙肅侯封爲武安君，遣使約齊、楚、魏、韓、燕五國之君，皆到洹水皆會。蘇秦同趙肅侯預至洹水，築壇布位，以待諸侯。燕文公先到，次魏宣惠公到，不數日，魏惠王、齊宣王、楚威王陸續俱到。蘇秦先與各國大夫相見，私議坐次。論來，楚、燕是個老國，齊、韓、趙、魏卻是更姓新國，但此時戰爭之際，以國之大小爲敘。楚最大，齊次之；魏次之，次趙，次燕，次韓。內中楚、齊、魏

已稱王。趙、燕、韓尚稱侯；爵位相懸，相敘不便。於是蘇秦建議，六國

一概稱王；趙王爲約主，居主位，楚王等以次居客位，先與各國會議停當。

到期，各登盟壇，照位排列；

蘇秦歷階而上，啓告六王曰：『諸君山東大國，位皆王爵；地廣兵多，足以自雄。秦乃牧馬賤夫，據咸陽之險，蠶食列國，諸君能以北面之禮事秦乎？』諸侯皆曰：『不願事秦，願奉先生明教。



蘇秦相六國

『蘇秦曰：『合縱攢秦之策，』前已陳述於諸君之前矣。今日但當殺牲歃血，誓於神明，結爲兄弟，務期患難相救。』六王皆拱手曰：『謹受教。』秦遂捧盤，請六王依次歃血，拜告天地，及六國祖宗，一國背盟，五國共攻之。寫下誓書六通，六國各收一通，然後就宴。

趙王曰：『蘇秦以大策奠安六國，宜封高爵，俾其往來六國，堅此「合縱」之約。』五王皆曰：『趙王之言是也。』於是六王合封蘇秦爲「縱約長」，兼佩六國相印，金牌寶劍，總轄六國臣民。又各賜黃金百鎰，良馬十乘，蘇秦謝恩。六王各散歸國，蘇秦隨趙肅侯歸趙——此乃周顯王三十六年事也。



7.61
9.3
12